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　穀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秋七月（按是月壬寅朔）癸卯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為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張俊之得宿州也從政即權蘄縣于躍殺敵之在邑中者率其民來歸詔躍改右宣教郎知縣事（于躍事以林待聘外制集所書附入）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

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為河南尹

李成棄城遁走河南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

永興軍

甲辰故降授文州團練使王璦追復房州觀察使日歷及林

待聘外制集並無璦所降州名今追考書之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武節大夫閤門

宣贊舍人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為右武大夫忠州團

練使知河南府右承奉郎知汝州劉全咨為右承事郎

興既得西京言於朝乞命帥守遂就除之仍給真俸許便宜行事全浴亦以驛報屢通故特遷之二人皆林待聘行詞今日恩獨與李興除命蓋秦熺所不取也

丁未司農少卿李若虛自岳飛軍前計議還入見

戊申上曰朕常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平原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

為然令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秦檜曰陛下天資神武以人心論勝負非諸將之所能及也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興世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既而言者論興世儒雅自將而更任未久乃改知太平州

己酉敕令所删定官施鉅為尚書都官員外郎用從官應詔所舉也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於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判官楊

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曲赦海州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人戰于長安城下敗之初命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毁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絶敵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閻興以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陜州吴琦知華州潘

道及忠義統制官傅起同措置斷毀河橋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拒且當盛暑中傷者多未容更遣兵兼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閤興至永興之外邑與俊會雖同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王俊復二縣據日歷與辛鎮之捷同以八月一日申到未得本日

辛亥左朝散郎河南府路轉運判官李利用主管台州

崇道觀利用自西京遁歸至鄧州詔釋其罪利用乞奉祠許之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編可採也本娶葛立方女不知誰所薦當攷

癸丑太尉保成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兼權知順昌府劉錡為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

御史臺言朝議奉直大夫見闕五十五員乞從上與放

行磨勘詔吏部先次放行三十員

乙卯左宣議郎王之道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先是之道見河南用兵投匭上書言敵有五敗陛下有五勝雖敵且衆固無能為矣而我有未必勝者勝三又不可不知也且敵專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敵專務姦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敵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約講和之請兾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

敵自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揺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此義勝也敵前後專以和親欺罔國家陛下頃緣王倫為地復與之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敵為得計而陛下失計然和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今敵曽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犯臣然後知敵人今為失計而陛下今為得計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今諸軍

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一也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隷諸將者不為不親附而罰終不行二也今日之兵隷張俊者則曰張家軍隷岳飛者則曰岳家軍隷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它人之奉公而名譽賢於已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它人之立功而官爵軋於已也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其臨大利害安能保其不能為敵國邪此其三也臣願陛下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

負天下之望者誅及龜筮誅及士庶投以斧鉞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專之臣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為有周美矣願陛下斷自宸衷而必行之疏入詔之道降官依衡替人例言者論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旣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於此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應天府路兵馬鈐轄淮西宣撫司雄勝軍統制宋超為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

亳州用張俊奏也　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於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為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謀知飛孤軍無援於是併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告急於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雷仲出兵牽制抵至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髙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退此以趙甡之遺史岳侯傳淮西從軍記參修

丙辰詔内侍陳腆送大理寺治罪腆勞劉錡于順昌錡以例書送銀五百兩例外又以六百五十兩遺之腆不以聞故抵罪

庚申尚書左司員外郎薛弼充秘閣修撰知虔州向子态既罷弼不自安引嫌求去向子态事已見六月乙丑乃命出守

壬午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馬秦為泉州觀察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仍賜錢萬緡田十項第一區秦至行在上召對遂有是命　直秘閣淮

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仲孺陞直敷文閣充淮北宣撫判官隨軍轉副使　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旗靡轍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潁昌去遣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授之

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岳侯傳云侯在郾城聞烏珠並韓將軍等人馬退去汴京侯欲乘勢追擊奏曰臣聞漢有韓信項羽授首蜀有諸葛二主復興臣雖不才所望北此乞與陛下深入敵境復取舊疆報前日之恥伏望陛下察臣肝膽表臣精忠表到秦檜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間謀於上又與張俊楊沂中謀乃遣臺官羅振奏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其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旨且令班師將來兵強將衆糧食得濟興師北征一舉可定雪恥未晚此萬全之計時侯屯軍於潁昌府陳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進後不能退忽一日詔書十三道令班師赴闕奏事按羅汝檝此時為殿中侍御史傳所稱為臺官乃汝檝也

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户部請州縣出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許之通舊為四十三文乾道元年十月戊子又添十三文至今為例

今年九月辛酉臨安府火注朱勝非閑居録所云秦檜科激賞錢事恐與此相關

右承務郎京東淮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曹霈為右宣義郎賜六品服武功大夫武春領威州刺史時韓世忠遣霈等獻山王之俘於行在故以命之仍詔押山回世忠軍

隨宜區處山隨金人至順昌城下者也秦檜請令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

是日金人遣翟將軍圍趙秉淵於淮寧府李山史貴及劉錡軍統制官韓直共擊追之秉淵開岳飛已去遂棄城南歸日暦八月六日丁丑申刻趙牲之遺史亦以為丁丑日事恐誤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甞攷三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上又曰艱難以來秘書省舊書散亡今所

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别録本付省中藏之時大樂亦久廢詔太常肄習於是太常丞周執羔輯舊聞閲工器而樂始備執羔弋陽人也　詔契丹千戶耶律温特補武翼大夫忠州刺史賜金帶温降於淮西宣撫使張俊故以命之俄賜姓趙用為殿前司將官温賜姓在是月己巳　尚書省奏禫服人胡寅狀寅於先父謚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各齊衰服祖父母喪各期令來服先父喪

禫服昨紹興六年正月先父得微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於四月内收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寅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論一篇以授寅二弟及三兄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大指令寅荅書以曉勉之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於汝始生收而存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

孰云無子而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祖母愛憐付託之重於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於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於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於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禪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先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於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禀於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

貳正統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雖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參稽衆説必有折衷伏望斂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詔禮部定奪申尚書省或曰寅之始生也其母拯而字之故寅有收存之語云勉之已見八年四月

丁卯右諫議大夫何鑄為御史中丞

戊辰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魏憲卒

庚午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汪若海特遷一官以陳規

言圍城之初若海毅然請援于朝也若海移書輔臣耳言劉錡之勝且謂錡所統不過二萬人其中又止用五千人出戰令諸大將所統甚衆使乘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諸大帥惟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窺之路俾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陜西之兵下長安淮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烏珠可不戰禽也聞淮西之帥得毫

便還義士莫不嘆息甚為朝廷惜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新知辰州柴斌移知唐州東京留守司効士夏顯達等六人脫身來歸詔免文解一次差充諸州効士

辛未金將呼紐引兵攻盩厔縣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俊逆戰於東洛谷郤之時上以親札賜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為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奨之以勵其

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遏熈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遏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將王俊亦在盩厔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陜西諸曽受偽命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超轉縁從偽既久率望風拜降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慰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信安撫朱勇將官梁柄及統制統領官各給袍帶其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管十四員帶城寨兵

一千五百亦加勸奬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為用矣時朕在寶雞薩里罕陰遣客刺政詐為降卒政覺而誅之　初知商州邵隆奏本州密近陜西乞增戍朝廷下其議

是月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命環慶經畧使知金州兼節度制商州范綜濟師綜言金川關隘四十餘處皆係要衝比之商州去金人尤近止合量度事宜緊慢如敵果來侵犯當併力捍禦於是止遣左部第九將官兵八

百四十餘人分錢糧與之而已

八月壬申朔左通直郎何若為祕書省正字若江寧人也　詔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左奉議郎喻樗左奉議郎陳剛中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尚書刑部員外郎淩景夏祕書省正字樊光遠與外任差遣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與對移一般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邵州剛中知安

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陳剛中送胡銓啓已見紹興八年十一月毛叔度奏劉已見九年十二月更不別出剛中知安遠縣據胡銓跋和議詔書叔度對移嘉州據紹興正論曰歷蓋無有也同日降旨又有元益對移一般差遣未知益為何官所言事謂何當考　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淮西宣撫司參議官史愿進一官陞直龍圖閣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張子蓋為登州防禦使以其來獻捷也

癸酉右朝議大夫直秘閣范直方試司農卿兼淮北宣

撫司謀議軍事　右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呂希常為刑部員外郎

甲戌監察御史万俟卨行右正言　故左武大夫吉州刺史統制涇原路軍馬張達加增開府儀同三司達中孚父也靖康間救太原死於陣至是中孚請而命之

乙亥詔兩浙轉運副使權添歳舉改官各五員俟將來車駕還都日如舊用副使黄敦書請也　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

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創世安亦脛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别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譚城縣按此句與北盟會編同宋史韓世忠傳作譚城無沂州字地理志皆不載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遥郡刺史閔衛州人世為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黄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揆韓世忠乞重

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丙子左朝散郎劉昉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故薦用之

戊寅詔左迪功郎李彭年旌表門閭彭年廣徳人父母皆死於盜彭年蔬食飲水終身不御酒肉郡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　南平軍言隆化縣射士吳沂廬墓詔賜束帛　是日知陜州吳錡遣統制官侯信渡河刼金人中條山寨敗之獲馬二十匹翌日又戰於解州境上敗

之殺其將茂海

己卯宰執奏徽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厲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金人自滕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於泇口鎮敗之　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至千秋湖陵逼金人所遣酈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犯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興遣銳士自它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上與宰執論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强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　中書舍人王銖起居舍人兼實録院檢討官張嵲並兼侍講

甲申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言臣被㫖因軍事合行黜

陟陞轉張浚所得指揮施行臣自承指揮其餘諸般差注陞轉等事即不敢干預所有節次緣軍事便宜差過官乞下有司給降付身從之

乙酉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滉知撫州　右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鮑貽遜知楚州言者奏其貪酷不可用罷之

丙戌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御史中丞何鑄言九成矯偽之行頗能欺俗前此趙鼎當

國傾心附之驟從閑曹躐登華近比其罷退九成悒然不樂率先求去誓與之同出處伏望嚴行竄責故有是命九成以家艱不赴　奉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度陝西諸路軍馬郭浩知蘷州（此除似因胡世將奏浩難以責成之故當求它書參考）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潰軍於宿州初沂中至宿州而以步軍退屯於泗金人詭令來告以有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信欲擊之或諫以為不可輕出沂

中不聽畱統領官王滋蕭保以騎兵千人守宿州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襲柳子鎮至明不見騎而還金人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知之遂橫奔而潰沂中至壽春府渡淮而歸與保滋相隔參議官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朝廷大恐令淮南州縣權宜退保金人刼沂中不得志遂犯宿州滋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之降也乃縱屠戮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旣而沂中自淮西復還泗州

人心始定保襄樂人也王滋紹興十二年五月庚申以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殿前司前軍統制陞帶淮東馬步軍副總管蕭保同日以右武大夫英州刺史殿前司右軍統制陞帶京西南路兵馬鈐轄不知此時為何官職也淮南退保事今年九月甲寅所書泰州奏請及九月丙子所書祝永之除官事可以參照或可移附甲寅王曮撰存中神道碑云烏珠再入犯詔王以淮西宣撫使禦之即渡江取虹縣復靈壁下符離撫定而還其言簡畧如此蓋諱之也又按上書今年閏六月丙戌王德下符離七月癸丑沂中方除淮北宣副在其後二十七日曮所云恐誤

戊子監登聞檢鼓院虞澹面對言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廣言路通下情顧遠方士人往往肆意鼓言上凟宸聽

至如登用大臣謀任元帥茲實人主之職豈一介當輕議望令檢鼓兩司將甲令所載名件分明揭示使之曉然皆知朝廷延納之意在此而不在彼自今凡有獻陳必與保人偕來遂院監官躬親審之如依得祖宗事目亟為進呈庶前日狂妄之習自息從之

巳丑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范同試給事中起居舍人兼實録院檢討官兼侍講張嵲試中書舍人　秘書少監張宦守起居郎　直秘閣李易守起居

舍人　祠部員外郎兼實録院檢討官朱翌試秘書少監　名福州處士周朴廟曰剛顯用帥臣張浚請也黄巢入福州市得朴將用之朴曰我為處士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邦人至今祠之

辛卯右丞事郎蘇籍為太常寺主簿塡復置闕籍軾孫也

壬辰直龍圖閣知臨安府蔣璨與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兩易　直徽猷閣秦梓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宋

萬年陞直顯謨閣知慶陽府金人之犯慶陽也帥臣范綜未赴而萬年攝守事率厲軍民為固守計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於朝故有是命時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以書遺世將言金人貪戾猜禍之國屬者竊聞敵積粟於鞏又積粟於岐其所以為此者蓋欲以謀蜀也今敵已窺慶臺之疆兼雍州之地則蜀之於敵壤近而患急矣望急遣一介之使請於朝廷詔岳少保與蜀相首尾萬一敵騎陵忽則使荆鄂走精銳出襄漢薄

金洋以壓敵後彼敵雖悍又安敢睨蜀世將以為然

是日永興軍路經畧副使王浚擊金人於盩厔縣東敗之

甲午詔曾任職事官合得封贈而去官在大禮前者不問久近如非降責竝與封父毋一次用言者請也　川陜宣撫司同統制軍馬邵俊統領王喜遇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羊嶺敗之喜以功復為協忠大夫榮州防禦使右遊奕軍統制

丙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殿前司勇勝軍統制新知宿州王進兼京東路兵馬鈐轄

丁酉右奉議郎孫汝翼為國子監主簿右奉議郎李澗為宗正寺主簿並填復置闕

戊戌詔皇太后母益國太夫人宗氏特追封兩國夫人

右朝請大夫新京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吉老直秘閣知揚州既而吉老不赴乃命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真州劉光遠代之光遠之除日歷不見當求本州題名考其月日

庚子親衛大夫忠州防禦使知亳州宋超除名勒停張俊軍前自效先是金人犯亳州超棄城走提轄官魏經率軍民拒守城陷經不屈死之故有是命後贈經閤門宣贊舍人官其家二人魏經十一月戊午推恩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名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乙丑右朝奉大夫知邛州何掄為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丙午左宣教郎鄭昌齡為太府寺主簿

丁未常任秩為司農寺主簿蔣及祖為將作監主簿竝塡復置闕及祖之奇孫也任秩及祖未知以何官除本監題名及祖十二年十一月除知江陰軍本寺題名不見任秩遷罷當攷

是日楊政軍同統制楊從義刼金人鳳翔府城南寨敗之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知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於都元帥宗弼得蕃漢軍數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棄城去寓治於永寧之白馬山

己酉上諭大臣曰朕昨面諭岳飛凡為大將者當以天下安危自任不當較功賞彼以功賞存心者乃士卒所為至於朝廷待大將亦自有禮如前日遣報之初除諸將便加師保豈必待有功乎若必待有功而後進官所以待士卒輩也時飛已至行在故上訓及之

庚戌合祀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竝配赦天下　右正言万俟卨言今邊隅未靖宜復勇爵以厲爪牙之士蹶張超拒之流而專補文資非是時將帥皆以文人祿其子故卨有是言不從

癸丑親衛大夫華州刺史統制忠義軍馬李同為忠州防禦使永興軍路馬步軍副總管知同州兼沿邊安撫使同故守蒲城不肯降敵故胡世將奏用之　楊政軍統制官楊從義部伇統領王喜敗金人於汧陽

甲寅泰州奏乞移治泰興縣沙上許之楊沂中軍潰許淮南州縣退保或可移附此日

乙卯尚書工部員外郎高穎試司農少卿兼胡北京西宣撫司參議官岳飛請之也日歷不書兼參議直徽猷閣陜西轉運副使霍蠡坐擅離職守及收受饋送落職監筠州新昌縣酒税其饋送仰歸還此據本寺題名

丙辰右朝請郎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參議官劉阜民直秘閣阜民自軍中來奏事以例除也同日有旨陳桷除落過名按桷

自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司參謀官落職監澧州酒務丁憂不赴明年二月庚辰以舊官職朝見或即是此時復職也

丁巳詔川陜攺官人許就宣撫司放散舉主申吏部驗實給告用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請也張浚之為宣撫使也令於所在州保明放散胡世將為副使乞收還省部吏部侍郎周綱言川陜道遠乃令赴遂路漕司公參理為到部至是因燾有請遂以其事付宣撫司焉　秘書省校書郎范如圭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辛酉臨安火延燒省部倉庫翌日輔臣奏事上曰累令撤蓆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内侍如敢不行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内侍堂吏奉行則又不敢違矣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趙鼎淮上用兵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秦檜繼相用術尤精九年金人還河南故地檜託言計備使禮凡常賦之入多歸此帑此時所獻日月增厚而賜賚便蕃權勢熏灼綫履每兩二十餘緡月至數兩至是庫金出入輕於州郡公庫矣用度既廣賦入不繼十年下令云舉兵擊敵須備犒賞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斂號激賞而兵未嘗舉百姓尤以為怨十一月火作首焚三省庫中所積一夕而盡不復根治悉行除破蓋侵取既多見物無幾幸火以滅迹無復稽考者也

臨安之火日歷不書而時政記於九月壬戌書稿設救火諸兵則非十月事也日歷十月六日丁丑臣僚上言每當宗祀之秋必有警戒之象今又大火示變益知當在九月不疑今併附此更須參攷於是參知政事孫近律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詔限五日後亦不果行焉紹興十一年七月八日甲辰臣中上言去年臨安遺火延燒府庫參知政事孫近首建言拆去草屋寬留地步致朝旨限五日毀拆及知府俞俟取稟近復云未得毀拆待近再取旨蓋朝天門一帶多堂吏所居故也姑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奏頃年獻議之臣有以審量之說而洩我徽宗者書之史冊又足以虧陛下孝治之風比者特罷審

量士大夫莫不歡呼鼓舞以手加額欲望特降睿旨小使臣因泛濫補官人如已經關陞許注親民仍令收使分數思例從之自是靖康一來討論審量之法盡廢矣

直秘閣知臨安府張滙復兩日乃何鑄万俟禼上殿此請未知出於何人當考

為兩浙轉運副使

直秘閣知揚州俞俟知臨安府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蔣璨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强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家稍不快意必中傷之自令縣吏有能捕而或誣以

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効而民被其惠矣

乙丑詔獄官縣令不親定牢者徒二年著為令

丙寅右通直郎知無為軍祝永之特貶秩三等先是永之乞移治江南詔不得越境已而永之以書抵朝士言兩淮之民方且歸業若降移治指揮民間惶惶莫知所向樞密院言其鼓惑衆聽故責之此亦與今年八月丁亥所書楊沂中軍潰事相關

戊辰奉國軍節度使新知夔州郭浩移知金州仍舊帯

行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兼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陜西河東軍馬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　親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知金州范綜移知綿州仍舊帶行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兼錦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　後宮劉氏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甲午轉司記十六年五月戊寅遷才人十七年二月己酉遷婕妤二十三年五月壬子遷婉容二十四年正月丁丑封貴妃　左中大夫劉大中以憂免至是卒詔復資政殿學士致仕右正言万俟卨奏大中罷歸益懷怨憤幽囚其父壹欝而殞遂請之既而遺表上

增左正奉大夫官子孫如故事言者又駮之乃止大中復職在十月壬辰贈官在十一月戊戌駮奏在己酉今併書之以見秦檜用意曲折

辛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以明堂恩封華國公　皇兄嚴州觀察使權主奉益王祭祀安時特遷寧遠軍承宣使於是親賢宅宗子十人並進官

是月金主亶殺尚書右丞相陳王希尹右宰相蕭慶先是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虛中虛中以告希尹不以為怪及是坐誅初希尹與慶在兵間皆晉國王宗維腹

心而都元帥越國王宗弼素出其下至是宗弼得權凡希尹所以致罪則宗弼之罪也苗耀神麓記古新母娠三十箇月而生名曰古新乃三十也身長七尺餘言如巨鐘創造女真文字軍旅之事暗合孫吳初烏珠往祁州帥府已朝辭衆官餞於燕都烏珠甲第夜闌散歸惟古新獨留嗜酒嚼烏珠首曰爾鼠輩豈容我嚼哉爾之軍馬能有幾何天下之兵皆我有也烏珠佯醉如廁急走騎告秦國王宗幹云凡援我宗幹與古新素厚遂言語遮護之古新實有酒豈可信哉烏珠出次早以辭皇后為名泣告皇后如前后曰叔且行容欵奏帝爾烏珠遂行后具此語告東昏使烏珠親弟燕京留守紀王阿嚕追烏珠至良鄉及之烏珠至密奏帝曰朕欲誅此老賊久矣奈秦國王方便援之至此自山後沿路險阻處令朕居止善好處自作巴納凡我骨肉不附己者必誣而去之自任其腹心於

要務姦狀已萌惟叔自裁之是夜詐稱密詔入國新所居執而數之賜死四子並蕭慶父子皆被誅希尹既死徒黨連坐者數百人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嘗與希仲持論幾被刑宗弼知之故不死金主亶遂進宗弼為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領行臺尚書省事都元帥如故以洪皓記文張滙節要熊克小歷參修官弼所除官據紹興講和録明年九月烏珠第一書繪銜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年冬十月壬申朔秘書省正字温草監登聞檢院馬埏罷時言者論二人專守偏見譏議紛然望使各與外任庶幾人知好惡國是自定乃以草通判洪州

癸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浚以明堂恩復觀文殿大學士　左朝請大夫范頊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

公事主管奏司
甲戌武功大夫華州觀察使知代州兼沿河安撫使統制河東忠義軍馬王忠植落階官為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代州
丙子河南府言永安永昌永熙三陵神臺壘列損動及枳橘栢株有為賊所伐者詔本府如法補飭
丁丑言者論每遇宗祀之秋必有儆戒之象或六龍順動或彊敵侵陵今又大火示變故當正厥事以應之恭

以皇祐詔書合祭天地並配祖宗此陛下所用宗祀之
彞典也而辛亥歲禮部郎官有立議止以太祖太宗並
配者是時宰相力主是說違詔書輕宗廟之罪卒自當
之且太祖開萬世之基太宗定四海之難而和戎戢兵
以致太平者真宗也臣願陛下參之羣言斷以獨智以
合皇祐聖詔以慰在天之靈以垂萬世之法事之當政
無大於此者誠如是則天意格而災異銷矣詔禮官討
論申省後不行

戊寅尚論右僕射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上紹興重修在京通用勅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看詳三百六十卷

丙戌武翼大夫忠州刺史河北路統制軍馬李寶至楚州先是寶與其徒曹洋等自興仁泛舟來歸過徐州捕金之戍卒七十餘人及淮陽軍為守將所逐寶射卻之時韓世忠在楚州寶與其徒歸之世宗大悦

丁亥直秘閣提舉洪州玉隆觀范直方落職與遠小監

當直方以司農卿為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計議軍事至是右正言万俟卨論其怯懦沮師又言軍之進退必覩機會而乃昧於興舉之謀但為保身之計故有是命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建炎中金人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高郵敵誓於衆盤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衆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為參議軍事笑云馬知張七韓五乃得哭二滕六力邪聞者為之閧堂

鄉貢進士王文獻進所注司馬法詔免文解一次文獻泉州人也

己丑徽猷閣待制知信州劉岑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建昌軍聽旨以臺臣論其歴守三郡妄費官帑以市私恩故也仍命司農寺丞李椿年往鎮江府信他州點檢侵支妄用錢物申省　左朝散大夫沈該行軍器監主簿填復置闕

庚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新知宿州王進改知濠州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王存知光州進之除宿州也乞台州兵馬鈐轄邵青為本州鈐轄至是復與青偕之濠梁也

辛卯詔州陜官員陳乞覃恩轉官磨勘奏薦封贈循資

致仕遺表恩澤依得著令者令宣撫司施行以胡世將申審也

壬辰上謂大臣曰用兵惟在賞罰若用命者必賞不用命者必罰何患人不盡力聞大將奏賞往往任私不當人心朕若親提一軍明賞罰以勵士卒必可擒取烏珠

戊戌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提舉詳定一司勑令華國公秦檜以修書恩進左銀青光禄大夫封衛國公　直顯謨閣知慶陽

府節度鄜延環慶兩路軍馬宋萬年陞敷文閣待制録守城之勞也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范中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依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丞何鑄論二人之罪以為趙鼎當軸汲引一時邪佞之人置之朝廷日者陛下斥逐兇邪天下咸服而欺世盜名之甚者猶置而不問是狐狸雖去而豺狼猶存恐非所以明好惡一觀聽故有是命

庚子熙河經畧司將領惠逢與敵遇於野龍河敗之

是月淮北宣撫判官劉錡來朝　資政殿學士翟汝文

薨賜謚忠惠

十有一月（案是月辛丑朔）壬寅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

子獻卒

癸卯尚書倉部員外郎陳膏秘書郎吳傳並為監察御

史

戊申金將喀齊喀自潼關出犯陝州守臣吳琦擊卻之

喀齊喀羅索孫也　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於寶雞縣

己酉上曰自古為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未有專事殺伐殘忍而可為者烏珠雖強專以殺伐殘忍為事不顧人心之失朕知其無能為也　右宣義郎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正由特降一官正由奏其代者尤深不法而言者論正由但當具事因申聽朝廷施行令乃云謹按又云姑撫其大者言之又云以為天下臣子貪墨不體

國家之戒其言犯分輕率故有是命

辛亥頒真宗御製文武臣僚七條於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奏乞措畫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户皆霑實恵矣　起居郎張宦權尚書吏部侍郎　起居舍人李易守起居郎尚書司封郎中郭孝友為起居舍人　廣南東路兵馬鈐轄殿前司催鋒軍統制韓京陞充本路兵馬副總管

蕪汀漳虔吉州捉殺盜賊時劇盜謝花三為亂故命京討之仍聽福建大帥張浚節制

壬子皇伯鎮東軍承宣使安定郡王令廣為保平軍節度使以令廣曩任文資積閥特遷也

癸丑兵部尚書蕪權翰林學士蕪侍讀胡交修充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綱充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人皆以引疾得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蕪詳定一司勑令張宗元試尚書兵部侍郎

乙卯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乞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出兵牽制上曰此未易輕議凡事有緩急先後必思而後動乃可以成功也先是慶陽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以檄書招建寧軍承宣使河東經畧使王忠植以所部赴陜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若金國詔書則不拜也惟請械之以詣右副元帥薩里罕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出降忠

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薩里干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范雩請南班大將軍以下用故事二年一試藝業取中選者推恩不果行雩吳縣人也

丙辰賜成州團練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兩浙田二十頃

丁巳監察御史楊愿守尚書司封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梅充實行監察御史　直秘閣知臨安府俞

俟陞秘閣修撰以俟每對便殿切事機故也

戊午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臧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茍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亦不足以成功上又曰收復州縣非良策也守之則兵分而勢弱不守則旋為敵人所得惟塗炭吾民且須深思熟慮策出萬全一舉而逐敵則州縣皆為我有矣何必每州每縣而取之乎

己未尚書左司員外郎魏良臣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施坰林正為左司員外郎

監察御史錢藥為右司員外郎　左承奉郎何逢原為秘書省正事免召試

辛酉御史中丞何鑄論薦舉改官之弊以為多以親故勢賄賂得之而有治行之人終老選調徒長奔競無補得人望詔有司罷去保官之令專用考課之法闕陞改官各以四考為限有過犯則量事展考以别流品歲限員歲數以防猥并庶寒畯之士無淹滯之歎事下吏部不果行嘉泰四年四月庚申所書可參考

甲子右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斗升之種户給於民散斂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選委强明監司一人徧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覈實均放其帥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搉者並許按覈以聞上曰卨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斂於民而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為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詔淮北

宣撫判官劉錡募兵効萬人時錡軍及韓世忠岳飛皆造軍器所乞牛皮至十餘萬張郡邑往往殺牛以應命言者請蠲其數目詔工部措置

是月宜章峒民駱科文遂犯桂陽郴道連賀州諸縣詔發大軍往討之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月今依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湖南安撫司所申附此月末

十有二月案是月辛未朔癸酉左朝散郎李若谷為司農寺丞若谷若水兄也

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謝祖信卒趙鼎事實

曰謝祖信坐章氏子㬙出知潭州祖信至家大詬其妻凡數日曰爾家累我以致鬱抑而死祖信守潭事具去年六月

壬午命尚書右僕射秦檜上皇太后册寶於慈寧殿寶用金册以珉石册文參知政事孫近所撰而上自書之禮畢上遥賀於宮中羣臣遥賀宮門外

丙戌詔臣僚章疏非已施行者及邊防攻守等事并毋得雕印 尚書禮部侍郎蘇符權禮部尚書仍兼資善堂翊善 中書舍人林待聘試給事中仍兼直學士院

兼侍講　起居郎李易試中書舍人　起居舍人郭孝友權尚書工部侍郎　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移漳州居住左通議大夫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學士皆用明堂恩也言者奏庶之飾姦惑衆彥質之敗事誤國罪皆顯著今遽牽復恐天下之人心不能無疑又言鼎之罪惡類入於無將十惡之誅恐難以常法從事而行原赦命乃寢（庶大中寢命在己丑鼎寢命在壬辰）

丁亥秘書少監朱翌試起居舍人仍兼實録院檢討官

司農少卿李若虛試司農卿　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寧軍承宣使王忠植特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時胡世將上忠植死事于朝詔贈官特賜謚太常議謚勇節都省批忠植死節事迹顯異自古節義罕有倫比其別擬定太常奏據法忠植當謚曰忠然易名之義不欲復犯其名謚法能濟於志曰義義能固守曰節請改謚義節從之忠植再定謚在明年二月丙申今聯

書之

戊子左朝請郎勾龍如淵復敷文閣待制左朝奉郎劉一止吕本中復秘閣修撰並仍舊提舉江州太平左朝奉郎主管洪州玉隆觀周葵復直秘閣

辛卯秘閣修撰柳約復敷文閣待制仍舊提舉江州太平觀左朝奉郎監廣州都鹽倉施庭臣復直秘閣與宫祠皆用刑部檢舉也言者奏本中阿附趙鼎無異陪臣又奏庭臣失尊君之體於是二人復職之命皆罷本中寢命

在是月癸巳庭臣寢命在明年正月乙丑

癸巳武畧大夫耿著復為左武大夫用韓世忠奏也

樞密院効士吳愓特補下州文學愓河南人用守將李興薦而有是命

甲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韓世良為廣州觀察使

乙未婕妤張氏才人吳氏並進封婉儀有言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上曰諸校智愚勇怯朕皆熟

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便人合理者裒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十五卷十九年六月戊午成書

詔左承事郎陳淵已復直秘門指揮勿行以言者論淵與呂本中各以朋比得罪不當與詿誤之人一槩湔祓故也

丙申新除權尚書工部侍郎郭孝友卒詔除敷文閣待制致仕　右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偈卒以久攝本

院檢詳特官其子一人後不為例

丁酉命殿前司前軍統制王滋捕東陽縣魔賊上命大臣諭滋毋多殺未幾賊平

己亥詔太廟時享以少牢祫享以太牢如舊典用太常少卿陳桷請也始以殿室隘狹祫與時享並用一羊至是殿室已展修故桷有請

是月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引兵還行在　永州防禦使呼延通自殺初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州晚

年猶嗜色每諸將招之飲必使妻女奉觴為壽世忠留連酣醉而後歸通恣之臨安有甲妓韓婉者美而慧通以力致之世忠聞而屬意通不能吝遂獻于世忠一日世忠與水軍統置郭宗義會于通家世忠暫卧通以手拔其佩刀宗義搦其手曰不可世忠覺大驚奔馬而歸通與淮陰統制官崔德明不叶世忠即名通斥為士伍使隸德明軍中世忠生日諸將皆入為壽通自淮陰馳至世忠見之即走入不復出通伏地泣血衆共遣之通

乃去德明還淮陰數通擅離軍之罪杖之數十通快快赴運水死人皆惜其勇世忠後亦悔之（案世忠生日在此月癸巳不知通死以何日故且附月末）初知河南府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圍益急士心頗摇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軍當以死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汚者當抱是兒南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賫黄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絶

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志不可屈乃

即山下屯兵積糧爲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

大挫徑歸西京

是歲河南王忠民卒忠民既辭禄（事具紹興三年）依董先于豫

章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遣世臣岳知常散之僞境俄而

知常爲候人所執忠民坐是編置閩中未幾得釋金歸

河南之歲三詔咸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

及是携家來居臨安而卒年七十五此據林泉野記修入　金人既復取河南地猶慮中原士民懷二王之意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至今不廢此據張棣金國誌修入不得其年故附于取河南之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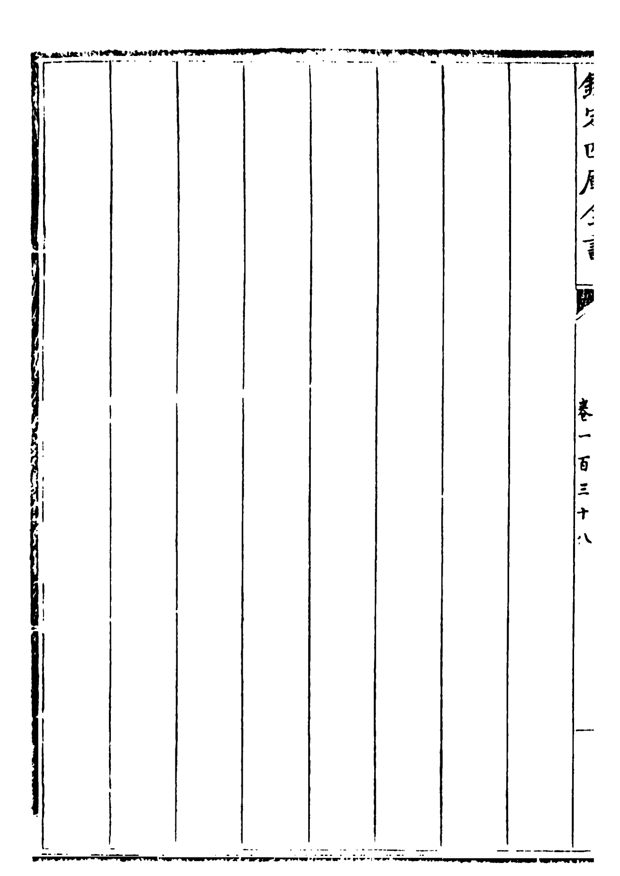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喀齊喀 原書作合喜即金史之合嘉並誤今改正

洛索 原書作婁宿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术誤改見卷一

薩里干 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三年（歳次辛酉 金熈宗皇統元年）春正月（按是月辛丑朔）壬寅

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卒年七十六自金人犯陜蜀開職饋餉者十年軍用得以毋乏一時頼之開既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髪無敢變易者人偉其能然議者咎開竭澤而漁使後來者無所施

其智巧凡茶鹽榷酤激賞零畸絹布之征遂爲西蜀常
賦故雖畧經減放而害終不去焉
癸卯鳳翔府同統制軍馬楊從儀敗金人於渭南
丁未直秘閣新知鄭州湯鵬舉知江州
庚戌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
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
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纎介顧望故身享厚福
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

如子儀則非特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鄉宜戒之先是金都元帥宗弼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復簽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亦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俟自建康來朝故有是諭也中興聖政史臣曰拊師驕蹇自有常刑聖上保全功臣恐其自速顛躋以經綸之訓易斧鉞之威使虎豹入圈檻鷹隼加覊紲馴馭之法盡於此矣高祖不以古人責韓彭速其禍敗亦不學之過也先是韓

世忠易兩鎮節鉞上手寫子儀傳遍賜諸將至是十年矣故復以附俊焉

辛亥上諭大臣曰李左車言千里饋粮士有饑色敵若犯淮其勢糧必在後但戒諸將持重以待之至糧盡欲歸因其怠而擊則無不勝矣又曰聽言必考其實近有言劉錡之過朕徐考之皆無實迹讒者遂息孫近曰錡當何以報聖恩也

甲寅直秘閣知常州王縉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自是不復用

乙卯金人犯壽春府守將孫暉樞密院統制雷仲合兵拒之

戊午萊州防禦使淮東宣撫司游奕軍統制劉寶爲江州觀察使

己未淮北宣撫判官劉錡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錡有兵二萬馬數百熊克小歷烏珠入犯已未命劉錡統所部渡江禦之案淮西從軍記云正月金人犯壽春是月十九日錡被命北渡江已未十九日也據此則錡先被命但此日出師耳克恐小誤朝廷聞報亟令張俊還建康拒敵時孫暉雷仲皆棄城而

出金人陷壽春殺守兵千餘人繫橋淮岸以濟其衆禮部尚書蘇符入對因論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之理且言父子天合誠意所在雖遠必通今金人敗盟朝廷用兵雖議和之使不復再遣然誠心出於天合不間遠近則太后終必還饗慈寧之養甲子上語宰執且曰符頗明經旨自世俗觀之此論似迂濶而理有必然者中興聖政上曰木瓜美齊威公而載之衛國風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為對上曰自衛觀之威公專討亦可罪仲尼成人之美而掩其罪故不載之齊國風而載之衛國風檜等對曰仰見聖學高明深

得仲尼删詩之意非諸儒之所能及臣留正對曰孔子過惡揚善之意見於六經者多矣人主政治本原出於經術是以見臣下過失不幸而出於不得已者則以孔子之心恕之此之謂帝學

乙丑劉錡至廬州駐兵城外時樞密直學士知廬州陳規病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官吏軍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兵二千餘人錡廵其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師古率衆而南

丙寅金人大軍入廬州遣輕騎追錡相及於西山口錡自以精兵爲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

遊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夘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過江南之人爲遷徙之計惟視錡兵以爲安危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爲軍和州境内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此以淮西從軍記及趙甡之遺史參修記不言錡與鄜古同奔蓋諱之也然陳規卒城中無守臣備禦之具皆闕則順昌之捷規不爲無助故書因其語書之

戊辰金人陷商州先是右副元帥薩里罕遣珠赫貝勒以數千騎入犯守臣邵隆知不可守乃焚倉庫毁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以殿前司兵三萬人發行在趙甡之遺史稱是月楊沂中以兵三萬出征而日歷無之熊克小歷云沂中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而至歷陽尋復和州張俊至和州在二月五日甲戌以日計之自己巳至甲戌凡六日故附於此己巳正月晦日也

是月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言鳳翔府渭河南和尚原昨來講和以前爲敵人占據遂致軍馬動輒深入自金

人再犯陜西至今和尚原尚係官軍屯駐不惟占得河南地土又包占鳳州在裏隔限軍馬來路不一所以隴里千等三帥日近㑹合軍馬觀其來意必欲取和尚原而後已上件形勢是今日必爭之地須當竭力占守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遂致金人長驅直犯殺金平深入川口當時非兵力不足止縁糧遂致不能堅守去年和尚原所積斛㪷不少縁自五月至今與敵相拒已經九月官軍食用垂盡除本司措置接續收糴外僅有

現在二萬餘石止了得戍兵逐月口食若調發大軍不免闕誤今合據大軍的確合用之數預行樁辦若一向陸運又恐困竭民力臣自到任以來除漕司年計之外於僊人關一帶自行措置收糴軍兵食不盡米約計七萬餘石今來更不於民間科買止於上件米内支撥以雇直口食募軍民搬運賍上件米斛止是救目前之急所有將來經久合每歲預行措置契勘興洋稅賦祖宗舊法並係支移今欲將興元府洋成州等自今年夏料

據和尚原合用軍食之數依舊法以地里遠近攢那送納本司近因歸投蕃軍稱說昨來呼紐與王俊於東路浴口相拒薩里罕使銀牌天使諭呼紐不得出兵只且守定王俊糧盡自入川去後果如其言今敵人又欲用此計困和尚原官軍使糧盡自退要須預備以伐其謀臣非不知自川中運糧至渭上雖諸葛猶以為難然國家必爭之地不可不多方措置昨蒙朝廷支降官補牒計價二百餘緡充補邊糴本於去年八月上件告發到

司已是金人侵地其陜西斛㪷不曾取糴兼告牒亦無人肯承買今欲乞朝廷遂行拘收只乞換度牒計價二百萬緡充將來糴買搬運之費鳳翔百姓忠義不負朝廷自京人侵犯以來尚猶賫糧赴揚從儀送納後金人禁止然亦不住有興販麵之人臣先行措置將銀絹錢引二十餘緡遣官屬前往同揚從儀令以高價招誘興販者剩獲利息必須趨利而來比之搬運尤爲省費并與吳璘等熟議以爲堅守和尚原以誘敵軍犯險破得

敵衆則陜西可以扠復璘等志甚堅銳臣當竭力措置
應副契勘和尚原所係利害至重今來川蜀士大夫議
論或謂敵既必欲得故疆不若棄之只保僊人關殊不
知一失和尚原便自棄地三百餘里又頓失險要其間
入川路徑散漫不一爲害甚大議者但欲省餽運而不
顧其害又謂和尚原形勢吳玠尚不能守而臣以一書
生乃欲力保此原多以爲非殊不知臣欲力保此原葢
是與吳璘楊政等諸將佐議論至熟璘亦謂其兄昨失

和尚原本非得已今幸尚可保守須據此地以佚待勞

期破敵衆然後乗勢圖復陜西若失此原則璘等枝梧

亦甚費力其言頗爲精確兼本司探事使臣林常舊與

薩里罕下蕭少尹相熟見本人説帶來正軍傔軍保共

五萬餘人本朝已殺了萬餘人自去年五月渡河累據

諸處探報元帥甲軍從軍共約五萬本司前後遣發兵

將與之力戰計所殺傷敵兵約及萬計今若據和尚原

之險前扼渭河官軍盡得地利彼若冒昧深入決可大

破其衆今來爲大敵對壘見一面措指其間不無勞費要當權利害輕重案世將此奏必已知秦檜有割地求和之意故其詞丁寧如此

二月案是月庚午朔辛未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司游奕軍統制武糾知襄陽府召静江軍承宣使知襄陽劉錫赴行在壬申起復通侍大夫華州觀察使知忠州充䕫州路兵馬鈐轄兼忠珍州南平軍沿邊廵檢使田祐轉陞領奉寧軍承宣使

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徳渡江屯和州初都元帥

宗弼既入合肥建寧府諜者回報金人已犯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猶未起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猶遲之曰更俟探報夢得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和州爲金人所得長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諸軍進發諭諸統制曰先得和州者勝德曰德當身先士卒爲諸軍前鋒俊壯之將士皆鼓舞讙譟而行有報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約俊明日入城會食至中流聞敵勢甚衆莫敢前德驅之進擢

首先登舟俊宿於江中德率衆徑至城下敵退屯昭關趙甡之遺史二月巳卯王德渡江入和州熊克小歷二月甲申張俊夜絶江與劉錡聲援相接己卯初十日甲申十四日也日歷不書復和州之日案今年七月八日賞功旁關張俊乞陣亡人推恩狀云自二月四日由采石渡江措置收復和州初六日離和州五日殺馬初七日含山縣東敵捷初十日收復巢縣十一日全椒縣東大破賊馬十四日復昭關十八日柘皐大破四太子二十日夜收復盧州比所申最為詳密今並據之克又稱為珠直據和州而淮西隨軍記云張俊遣先鋒至含山縣金人遊騎在無爲軍和州者皆和則據和州者非爲珠也俊奏捷狀亦止稱龍虎大王韓將軍三路都統等前來侵犯今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

領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衆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之擒其將隆始持十日糧過期食不繼士卒齧腐尸嚙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戰隆親鼓之呼聲動山谷無不一當百遂大捷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隆以功遷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

甲戌左宣教郎李朝正爲大府寺主簿

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其後卒如上所料　故朝散大夫鮮于侁追復集英殿修撰侁閬州人佑右諫議大夫宣籍待制已上第十九人

是日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德過金人鎮國大將軍

韓常於含山東敗之

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巳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横復取巢縣

庚辰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梁揚祖陞顯謨閣學士以揚祖擒捕虔吉諸冦殆盡故也　左朝散大夫蔡仲知

知州星夜前去之任

辛巳直祕閣知泰州王瞻兼通泰制置使措置水寨鄉兵控守二州

壬午太常謚故瀘州軍節度使劉仲武曰威肅爲其子錡故也　是日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人於全椒縣敗之先是金人方兵犯滁州濠州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遁去張俊遣左軍統制趙密追金人擊之密令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偃誘篁竹間敵

疑不動廹暮引去家乃引兵出六丈河以分敵勢將斷
其歸路
癸未中書舍人兼侍講實錄院同修撰張嵲罷以殿中
侍御史羅汝檝論嵲初聞警報託假家居故也　淮西
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知州竭力措置
決與敵戰自須取勝可保無虞上大喜　是日劉錡自
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楊沂中亦遣統制官
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𡽪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馮檝知卭州　是日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臯遇金人於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於柘臯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臯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下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臯柘臯地平金人以爲騎

兵之利且見騎軍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陳（趙甡之遺史熊克小歷皆稱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陳案三宣撫所申止稱邢王韓將軍王太子大兵及自廬州前來烏珠軍馬蓋烏珠自廬州濟師非其親出也甡之克小誤）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却者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

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屈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鋭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䭾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敵者百九十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

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皐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章氏事以趙甡之遺史修入甡之又云章氏加封雍國夫人恐誤案程敦原外制集章氏明年方自淑人進封郡夫人）

已丑官軍復廬州金人之至淮也資政殿大學士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夢得團結沿江軍民數萬分據江津遣其子書寫安撫司機宜文字模將千人守

馬家渡及是宗弼鄜墁以輕兵來犯不得渡而還
庚寅上謂宰執曰自敵犯邉報至人非一朕惟靜坐一
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擾惟
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變也
是日張俊楊沂中劉錡皆至廬州之城外
壬辰柘皐捷奏至
癸巳起復武功大夫英州刺史知滁州趙時降三官令
葺理本州自効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鬬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上又遣入内内侍省都知陳永錫乘傳徃淮西勞軍歷視戰地宣勞甚渥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敵之戰於柘皐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陳其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主之觀其晝夜疾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是日節制陝西諸路軍馬郭浩言

已復商州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奬初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由是

朝廷益嘉之

己亥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爲敵至之防也 中興聖政 何俌龜鑑

曰文事必有武備我高宗未嘗專事於文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蒐儆申訓嘗若敵至之無日八月六日上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上亦諭曰此極當之論也九年上謂大臣曰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來此間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偏執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十一年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修築城壁要當事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則知高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觀文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至州

措置出賣官田及以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奬諭

癸夘張浚復特進其言者請兩淮控扼去處其守臣並易以武臣餘州見仁人不可倚仗者並别與差遣去之

是日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臯退軍於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日巳再四而通判州事張綱以避機事請赴行朝遂泛舟而去一日趙榮以數百騎

至城下進登城望之榮語進曰大金以精兵三十萬旦暮臨城勢不可敵公宜開門縱民出城爲避地計且淮岸舟船頗多若水陸從便傾城而去不三兩日可以獲安方今滿城生靈性命在足下足下宜念之進怒曰趙榮汝不能全節於朝廷乃爲北軍游說耶使勁弩射之榮大怒稍退罵進良久而去州人聞之以避地之謀力請於進進不從至是北軍自延陵浮梁渡淮翌日以兵數萬列於東門之外旌旗蔽野是時進有兵千餘又有

宣撫司兵數百在城中北軍謂樓櫓皆腐爛攻之必破乃使人至城下招降守陴者怒罵之

甲辰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議班師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各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方金人之初退虛實未明三軍相視猶豫無決但聞俊沂中議欲棄壽春而移廬州於巢縣復以廬

州爲合肥而濠州自金人侵犯圍閉城守日夜遣人至軍前來援至是有被虜人民自淮上竄歸者皆言金人渡淮去已遠而濠路又通翌日俊因會飲謂錡曰公步人久戰可自此先回徑取采石歸太平吾欲與楊太尉至濠州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而吾軍取宣化以歸金陵楊太尉渡瓜洲以歸臨安庶道路次舍樵爨不相妨軍之始行也有詔淮東西漕臣胡紡李仲孺江東漕臣陳敏識隨軍饋運又遣兩浙漕臣張滙繼至會集於

軍前俊命諸漕備十日糧諸漕以水路止於廬州陸路無夫搬運遂議給軍士錢人一千使之附帶又令敏識搬水路綱運入滁州以接濟二軍夜二軍進發遲明軍馬盡入去獨俊留兵數百未行

乙巳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兼侍讀中書舍人李易兼侍講　直徽猷閣知郃武軍王洋言宣和二年布衣呂堂乞生子之家量給義倉米朝廷不曾施行近蒙恩詔貧乏之室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人於免役

寛剩錢內支四千可謂仁徳甚厚矣然免役寛剩州縣所收甚微勢不可久乞鄉村之人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便與改官蓋義倉米本不出糶今州郡尚有紅腐去處一郡歲發萬斛可活萬人通數路許改官令使縣丞終任活一二千人俾之改官亦豈爲過又義倉之米若有不

繼逐年隨苗量添升斗積以活民民自樂從再三審度實可經久上覽奏曰愚民無知廹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蓄衍豈惜小費也乃詔户部措置十五年五月戊午改給義倉米

是日平旦楊沂中赴張俊帳會食已二帥俱去行數里諜報敵攻濠州甚急俊茫然失色復馳騎邀劉錡錡遽命軍中持十日糧繼二軍而行

丙午德音釋壽春府宣和舒州無為軍管内雜犯死罪

巳下因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貽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闡賢披敗之

丁未遣樞密都丞旨周聿往沿江點檢措置事務且存撫淮民之失業者　是日金人陷濠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知州事王進爲所執兵馬鈐轄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邵青巷戰死之前一日敵薄城下以雲車衝梯之屬攻城城上與屋瓦皆震矢石如雨進所部皆閩人未嘗經戰守或告以州之民兵皆百戰之餘可以捍敵進不

從翌旦兵馬鈐轄邵宏縋城投拜告以城中虛實敵益兵東南隅乘風縱火焚其樓櫓倏忽皆盡敵乘勢登城進奔馬入郡城朝服坐於廳事遂就執金人縱兵焚掠謀其城而去熊克小歷云濠州陷王進被殺此據淮西隨軍記所云也案紹興講和錄烏珠第六書云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則進固不死趙甡之遺史稱進被執與烏珠書同今從之

戊申張浚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謂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廝殺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

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為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逈野此危道也敵人雖詭計莫測不若據險下塞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之若其引去徐為後圖此全師保勝之道顧相協圖之諸將皆曰善於是鼎足以為營仍約逐軍選募精銳且日入濠州候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

或謂令人破城之後無所籍又畏大軍之來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精鋭策應之四更起黄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邉須臾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

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人多不得脫殺傷甚衆此據淮西從軍記修入蓋其在軍中所目擊也王曮撰沂中神道碑云烏珠復遣三十萬至濠梁敵議欲擣山陽窺廣陵絶江而南王慮深入難制即以輕騎逆之據其衝敵抑不得展遂乘勢擊之於州梁橋敵勢崩壞戰屢卻王謂衆曰吾士氣方張賊此餘孽猶几上肉耳若痛勦絶之可使二十年不敢復窺淮涘今橋閼岸傾河流激深東西際林木陰翳可以拒敵於是奪橋爲隘鼓衆而出於是敵三路並至王忠勇奮發示士以必死進所敵營自午巳鏖戰至夜鼓動凡數十合士皆殊死鬬敵復大衂流血成河烏珠斷橋以遁殺所遺甲器資儲以億億計案此所云與林泉野記等諸書全不同蓋曮緣飾言之今不取

巳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日歴世忠申初十日與賊接戰至三日以來賊馬來墜直過淮北世忠亦據濠州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敵别將數萬屯定遠王遣成功以輕騎追之轉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以諸書參考烏珠此時不在濠州又金人既破濠州即焚掠而去不待官軍収復也碑之所云皆非其實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

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初敵之入犯也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爲詞最後上御劄付飛云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州已破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御劄以王次翁叙紀所載修入

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於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劫金人於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於下流赤龍洲伐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

涉大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舡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有理世忠亦命速追而金人以鐵騎追至沿淮岸且射且行於是矢着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黄連埠此據趙甡之遺史附入據日歴載世忠申狀乃云十二日三更後遣劉寶沂流再往濠州两岸攻擊賊寨至十三日終日接戰萬户以下共折萬餘人馬數千疋與甡之所云全不同不知何也是日楊沂中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初張俊以諸軍至黄連埠士皆乏食乃遣事務官辛永宗還建康

督糧永宗至江皐不肯渡坐於民舍呼邏卒採藤花食建康盡刷老弱及上元江寧二縣民夫運糧人持六斗米會俊等班師軍民皆棄戈負之米於道側而去

壬子金人自渦口波淮北歸敵之始入也上以御劄賜三京招撫司都統制李顯忠令將所部與所俊會合如立奇功當建節鉞比敵退顯忠尾之至孔城而歸

癸丑張俊引兵渡江歸建康府是日朝廷得俊與楊沂中報言初八日王進與敵人力戰大獲勝捷（初八日丁未即濠州

隔之日

丁巳劉錡自知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楊沂中之敗於濠梁也張俊自黃連拔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旗最後徐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

戊午宰執奏御史中丞何鑄論收馬地事上曰已優支地價或有移屋又支竹木之費朕恤民可謂至矣況湖上地半是冒佃不納租税可令臨安索契而驗凡無契

冒佃者明言其罪而恕之非特免罪更給公據及優支所費使民曉然知朕心也

庚申詔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右護軍右部同統制程俊旌表門閭俊之少也其母郡氏陷於憂國俊朝夕號泣願以財贖之遇奏薦則先其諸弟又聚族百餘人而養之戍州守臣王彥上其孝行於朝故有是命　直秘閣新知常州秦梓知湖州

辛酉左朝請郎魏矼充集英殿修撰知宣州矼初免喪

乃命出守

甲子行營右護軍前部統制張彥與金人遇汧陽之劉坊寨武節大夫秦鳳路第八將張宏戰死宏初以爲命補官歸朝屢有戰績事聞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宏贈官在

是月丁丑

丁夘右宣教郎宗汝爲添差通判處州先是汝爲自北境間行投岳飛軍中飛遣赴行在汝爲具言金人情僞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武備奏檜聞之不

樂至是權禮部尚書蘇符力言於上乃有是命既而

上憐其忠遷右通直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三十九